

【名家视角】

# 峰山三宝

浦子

一地有三宝者不多，峰山就有。峰山在浙江省宁海黄坛山上。

何谓三宝？竹林，石林，风水林。山不在名，有宝就灵。现在攀峰山成为一种时尚。阳春之时，我跟随天下越来越多逐宝人的脚步，也登了一回峰山。

## 竹林

登峰山先过竹林，染一层竹韵。竹韵来自元末，一个来自朝廷的兵部尚书，王氏。由于做官清廉，得罪奸臣，遭贬谪来到这一块山地，少憩时粮麻糍充饥。隔日来此，粮食之火仍未熄灭，遂认定此为吉祥之地，于是择此定居。

村舍周围遍植毛竹，寓意籍竹守节。兵部尚书的子孙后代，虽没出过与他并肩的大官，但为人都正直善良，这可能就是他的愿望。

我来到此地时，这位清廉的武官化作一阵清风飘过。否则，竹梢为何如此哗哗地喧动呢？我肃然起敬。

有竹的地方，不长曲里拐弯的灌木，不出野花乱开的杂草，更不长嗜好缠附的藤条；有竹的地方，厚土埋不住，石块压不住；有竹的地方，只恨根，只出笋。

看里三层外三层还带着长长绒毛的壳裹着的笋，破壳出来，早就长好一个个节，早就虚了心怀了壮志要凌云；听街坊巷议评书乱弹，竹是从古至今人人称颂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

我正着迷时，有人在高叫，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笋！笋！笋！

笋是灵？笋是魂？我抬头看了看直冲云霄去的竹子，闻声过去，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指宽的裂缝。有裂缝就有故事，我马上想起天崩地裂这个词，但更多的是关于生命的词汇。

有人马上取来山锄，我说我来吧。循着裂缝的周围下锄，只几下，笋的头就露了出来。我心中马上了迎接新生命的崇高感，继续奋力几下，锄断笋根的瞬间，仿佛听见一声响亮的啼叫，整颗毛笋囟囟而出，被人呵呵的亲亲的抱起。我看到敞开的地面，心里说，大地母亲，您疼了么？掩上土吧，为了保护大地母亲。

看着这些即将成为人类美餐的笋们，一旁的竹默默地向它们行最后的注目礼。它们的生命行程，肯定要比笋们远大得多。

竹不仅仅要做踏板桥等文人骚客笔下的诗画，更喜欢做与布衣百姓有关的事。

峰山的篾匠据说是黄坛街一带同行的佼佼者。他们选一个砍竹的季节，吭吭地砍下竹子，然后把毛竹横着扎成竹排，就征服了河流和海洋；他们把竹片作为支架用纸糊成鹞筝，就飞翔在蓝天；他们将梢头的竹枝叶缚成扫帚，让它们去横扫天下。

然后，他们将毛竹剖开，再剖开。最里一层是篾白，中间部分是篾肉，最表一层是篾青。篾白编起在猪栏牛棚挡风雨。篾肉与篾青就在篾匠手中继续剖解。嘘嘘，嘘嘘，这个声音很轻，接近于无。篾在刀锋中走得很快，很快，不知道是刀剖开了竹，还是竹吞下了刀？

这些篾就用来编成竹席、竹篮、竹箩、竹篮、竹椅、竹床……编成峰山人世代代幸福抑或痛苦的生活。

## 石林

竹林边上就是石林。峭，这是石林？我不以为然。后来知道笋到过这里的游客，都与我持一样的态度。

在我和很多人的经验中，天下石林大都是喀斯特地貌，尤以广西、云南石林最为典型。它们都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大多为石灰岩）进行溶蚀等作用而形成的。

何谓石林？就是石头组成的林子。而这里仅仅是一滩大小形状不一的乱石。它们大范围裸存在整片山坡，就是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从高处来？不是。因为，山坡之上没有更高的山，排除了从高处滚落的可能；从地底来？也不是。因为，这里不像是火山口，就算是，这也不是寻常的火山岩。火山岩一般呈有规则的六角棱形。

有一则神话故事。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天兵天将奉命要在天台前架好一座桥，挑着两口袋鸟袋石头从这里的绝壁经过，恰巧金鸡叫了，借见天光的神仙丢了石头就走。两口袋鸟袋石头从天而降，一袋石头就落在这个山坡上，另一



1961年6月28日，她刚从同济大学毕业，本来分配到杭州，因当时宁波需要公路桥梁技术人员，于是她就在这个海边小城市扎下了根……

她就是如今81岁的夏女士，1955年从嘉兴某军中毕业后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如愿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路桥专业学生，之后又成了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

20世纪60年代，宁波的公路整体状况并不好，“雨天一身泥，晴天一阵灰”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当年的公路桥梁大多用石灰、黏土和细砂相混合夯实而成的“三合土”来防渗。公路桥也多为木桥，仅在桥面上加铺一层钢板。夏女士与施工人员安扎在工程队，晚上住在工棚里，工棚是用毛竹、油毛毡等围起来的，既是办公地又是宿营地。

寒冬冷得让人瑟瑟发抖，炎炎夏日又热得令人快要窒息。从头顶朝霞到踏着夕阳晚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坚守在造路修桥第一线，身为女性，经常在野外作业，困难与不便可想而知。

夏女士工作的第二年，梅雨季节，有一次在巡查抢修完工的山区公路，差点儿被突如其来的从山上落

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击中，千钧一发时，正在干活的工友看到这惊险的一幕，大喊：“小夏，小夏，山上有石头翻落下来了，快向边道逃……”她闻声闪开，这才逃过一劫。

夏女士白天进行预决算、画施工图，晚上常常还要加夜班。说到加夜

【“宁波榜样”征文】

# 无悔青春路

孙建宁

工，她告诉我那个年头上夜班，工人只有两毛钱津贴，男工友连买一包烟的钱都不够，更不用说想喝上一口小酒了。

1982年春夏之交的那场特大洪水，位于宁海黄坛镇的那个村里的一座双曲石拱桥出现坍塌危险，在抢修施工中又出现了质量问题——发生拱桥扭曲。一时解决不了，领导派她过去处理有关技术难题。民工们施工工具是铁锤，施工

材料也只是钢板。夏工觉得该桥的基础好，只是施工过程中出了偏差，导致拱桥扭曲变形，为争取时间，她让施工人员对拱桥进行技术加固，经过努力，最终化险为夷。

那时当地村民与工程队关系却是十分的好，村民把自己的床铺腾出来给夏

女士住宿，时间长了成了难分难舍的朋友，相处得像兄弟姐妹。

路修通了，要分开了，彼此都依依不舍。

夏女士说她一直在一线工作，虽然苦点、累点，甚至于被风吹日晒雨淋得不像“女人”，还落下腰椎劳损的病根。那时候本来有机会调到机关工作，可在平日的工作与生活中，工程队的同事们

总是处处在关心她照顾她，工作上支持她配合她，给她以家的温暖，把她当成队里的一个“宝”，就为了这份难以割舍的真诚情谊，夏女士留在了工程队，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半点怨言。

“那是1983年早春的一天，刚过完春节，我从老家探亲归来上班没多久，某交通局领导下基层来找我谈话，说是局建管科需要一名像我这种既懂交通工程建设又懂管理的内勤人员，对我已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考察以及听取了群众意见，才做出了慎重考虑，说现在只等你一句话了……”

路，对于夏女士来说，是一个多么亲切的字眼，无论多么艰苦都让她难以割舍。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步入耄耋之年的夏女士已然满头白发，她那微微弯曲而坚毅的身躯，折射出的是负重前行、攻坚克难的一串串不朽的佳话。

从她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平凡中的伟大。

## 宁波榜样 时代回声 征文

# 犁地去的爷爷

图：孙世华 文：高翔

风声还在叶子上酣眠

雾起床

昨日草色

在牛肚里

展望着春天的耕耘

锄上弯犁

锄上留守的乡村日子

一锅匆忙的农事

在七十岁爷爷的烟斗里

吱吱地发响

烟袅袅

吃得农村的眼睛

酸一阵

痛一阵

【诗画印象】



【一种怀念】

# 若即若离“外婆家”

金锡迦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是尽人皆知的民谣。“外婆家”意味着温暖，想念“外婆”就是想念故乡。面对现代的大规模开发，人们还存在这种乡土观念吗？

“外婆家”在农村。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人们的命根子。农业和游牧业、工业不同，它是直接从土地里吸取营养的。地，搬不动；庄稼，自己不会迈腿；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像是半

身插入了土里。尽管人们也会搬家，可那个老根子是不会经常拔动的。

中国农民为何聚村而居？或为每家耕地面积小，在水利上有合作的需要。或为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如福建土楼。或因兄弟继承祖上遗业，人口一代代堆积起来，成为大村落。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美国的乡下则

沉浸在百年之久，绚丽华美依然。先是看到它的华丽，买来以后查阅它的身世不禁唏嘘。二战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缅甸，砍伐了所有的黄金樟运回本土，六十余年过去，残留的树桩长出了树瘤，而随着商业大潮入侵，黄金樟的树瘤连带树根进入了中国市场。树瘤亦称之为瘿木，美丽炫目的金色花纹，那是黄金樟伤痛的记忆，是它不屈的灵魂，是对战争苦难的见证。

在醉心于各种木制品工艺后，才明白树之所以耐人寻味的根基。木材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它补充了我们对树内在的认识，尽显树之生命的华彩和生存的哲理。

就从乌木说起吧。乌木是古代嘉木遭地壳变动沉埋于河床淤泥之中，经历数千年至上万年碳化而成，被称之为“万木之灵，万木之尊”，经历千万年不见天日的炼狱，在别的树木早就腐朽成泥以后，乌木却横空出世。

去年偶尔看到一块乌木金丝楠，又名阴沉金丝楠，一眼看上去不是一块平整的木头，而是正在起伏波动的丝线，闪闪发光，用手一摸，平滑似镜，而且随着手动光影变幻。木头怎么能给人貌似丝缎般的幻觉？乌木金丝楠可以柔滑如丝线，亦可挺拔似山。而另一乌木摆件，由红椿碳化而成，尽显凌厉。它恰似群山耸起，陡峭峭峻，森然壁立。

我努力探求我收藏的每一个木头摆件，每一串木头手串的前世今生，用心灵与它们相知相处。缅甸的黄金樟，闪耀金光的木头，那是国宝。泰坦尼克号的甲板就是由黄金樟铸就，

不一样，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都是村落。由于长期生活在村落，还有了血缘和地缘的特点。血缘社会，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确定。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民的儿子当农民，商人的儿子当商人，贵人的儿子依旧贵，富人的儿子依旧富。在这个稳定无变化的“外婆家”里，一切呈现出地域固定、血缘相近的原始状态。在这样的“外婆家”里，商业是当然不能存在的。由于熟悉，怎么可以讨价还价呢？有东西就相互馈赠呗。在门前是邻居，到了街上才是“陌生”人呀。这就要跳出血缘到地缘去

的敬意。

印度小叶紫檀亦如此，五年才能长出一圈年轮，800年以上方可成才，所以打磨过后润泽如犀角；敲击铿锵清脆，闻之木香悠然。

沉香不是木头，是树的精华，树之精魂灵气的凝聚，树对自己生命感悟、生命哲理的表述，心气浮躁便无法感受它香味的典雅和沉静。

海南黄花梨、老山檀香、印度花奇

木香沁人

归云

木香幽雅沉静，让人沉迷。古代的大官贵胄以焚香尽享奢华；而从《诗经》开始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咏香是常见的题材。理学家朱熹“灵芬一点静还通”那是在赏玩木头时常常冒出来的诗句，因为我自知离“悟通”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词人李清照的诗句“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中隐含的凄楚随着沉香穿越了千百年，缭绕不散。

古人云“格物致知”，让人沉迷，沁人肺腑的又岂止是木香。

木香幽雅沉静，让人沉迷。古代的大官贵胄以焚香尽享奢华；而从《诗经》开始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咏香是常见的题材。理学家朱熹“灵芬一点静还通”那是在赏玩木头时常常冒出来的诗句，因为我自知离“悟通”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词人李清照的诗句“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中隐含的凄楚随着沉香穿越了千百年，缭绕不散。

木香幽雅沉静，让人沉迷。古代的大官贵胄以焚香尽享奢华；而从《诗经》开始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咏香是常见的题材。理学家朱熹“灵芬一点静还通”那是在赏玩木头时常常冒出来的诗句，因为我自知离“悟通”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词人李清照的诗句“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中隐含的凄楚随着沉香穿越了千百年，缭绕不散。

木香幽雅沉静，让人沉迷。古代的大官贵胄以焚香尽享奢华；而从《诗经》开始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咏香是常见的题材。理学家朱熹“灵芬一点静还通”那是在赏玩木头时常常冒出来的诗句，因为我自知离“悟通”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词人李清照的诗句“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中隐含的凄楚随着沉香穿越了千百年，缭绕不散。